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補傳卷二

臣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倪景寬

謄録監生臣趙興文

詩補傳卷一

宋 范處義 撰

國風

周南 名南說附

昔者先聖孔子誨人以經固莫詳於詩而聖人之論詩又以二南為大故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蓋不學牆面古之格言先聖謂人而不為二南之學辟之面牆而立豈能知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道雖曰能學猶不學也夫二南之詩先聖所以大之者以其所陳皆文王正始之道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此古今不易之理也歷觀古之帝王道統之傳雖曰一揆前乎文王或世遠而事罕傳或世衰而事已駁求其王者與后妃兩盡其道莫若文王大姒故取之為萬世表凖然必立周南為王者之法立召南為諸侯之法其來已久疑自周公制禮作樂即定風雅頌為樂章之名故周官有六詩及豳雅豳頌

之説而幽王小雅亦曰以雅以南非周之樂章詩人安得有是言以關雎為周南以鵲巢為召南亦周之舊故儀禮有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之説豈非周之舊典與蓋關雎言后妃能不妬忌故和樂而知好賢鵲巢言夫人能不妬忌故均一而安於拙貞可以為王者諸侯之配宜冠諸篇首為王者諸侯齊家之矜式其二南諸篇皆述后妃夫人風化之效本其所得之地而録之彼區區欲分周南召南以為聖賢

淺深者未爲通論也若夫周南旣爲王者法猶與召南同謂之國風則其旨深矣蓋文王之時紂猶在上文王遵養自晦不居其聖故能蒙大難而無害小心事商不改其初此乃文王之盛德後之録詩者原文王之心故雖存王者之事於周南特婉其名謂之國風且與名南同齒於一國豈非得文王之心與夫以文王之一身且以大姒爲配而二南乃分爲王者后妃諸侯夫人何哉蓋文王之聖備道全美無施不宜

故用之天下用之一國何所不可大姒之賢亦儀刑于文王故為后妃為夫人亦無不可者文王既謙退避紂故録詩者以文王之事託之后妃以諸侯之事託之夫人雖曰大姒之賢足以當此亦所以全文王自晦之迹也其詩得之周南之地則繫之周公得之召南之地則繫之召公葢旦奭二公皆姬姓文王分岐為二公采地旦封周謂之周公奭封召謂之召公至武王克商又分二公為左右成王時復分陜以東

周公主之分陜以西召公主之其事雖雜出傳記而周公召公之稱既已見于武王克商之始國語亦以周召畢榮為文王之臣則周召固常輔佐文王因以其事託之豈非文王不居其聖之意與且周南召南既為天子諸侯之法固不能無天下一國之辨然其詩或得於周南或得於召南皆陳文王大姒風化之效固難以優劣論如周南言道化行召南亦言王道成周南言文王之道被于南國召南亦言天下純被

文王之化以是知二南之論風化亦互見之耳或以周名繫於所得之地為疑及觀名南存名公之詩且有聽訟敎明之實邶鄘衛皆衛詩而繫以邶鄘國風然後信録詩者果以所得之地名之也二公采地不出岐周豈得而優劣哉然周公止稱公名公乃稱伯豈名公後常典治南國之諸侯乎説者謂周公主内治名公長諸侯蓋本諸此孔子嘗謂老聃曰丘治六經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名之迹乎西亦曰孔丘述三

王之迹明周召之業夫論先王之道必及周召述三王之迹亦必及周召以見先聖人屬意於此學者可不考論其故哉抑嘗考國風終於美周公二雅終於思召公則聖人刪詩之際蓋傷衰亂之極非周召不能救也蓋與首二南同意

關雎后妃之德也 雎七胥反

文王未嘗稱王而大姒曰后妃雖曰後世之追稱然二南之詩蓋所以立萬世王者諸侯之法故其言后

妃夫人特設此稱為天下一國風化之本曲禮曰天子有后有夫人又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然則天子之配曰后諸侯之配曰夫人則周南加妃之字於后以明其配所以别天子之夫人耳名南之夫人則無所嫌故直謂之夫人也后妃之德則詩之所陳者是也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敎也風以動之敎以化之風並如字

關雎后妃之德也謂之小序自風之始以後謂之大序三百篇皆然而關雎為特詳葢經之首篇併陳三百篇之大義也如易之乾坤二卦彖象文言比他卦為悉備玩味大序之文殆與文言相類非經聖人之手其孰能之序詩者謂后妃有關雎之德為正家之本故其動化天下效見於夫婦皆得其正天下夫婦皆正則比屋可封矣易曰正家而天下定比之謂也其詩謂之風葢取風之義天之所以動化萬物者莫

神於風君之所以動化萬民者亦若此序詩者推言王者后妃之風化故舉王畿之内六鄉之人王畿之外六服之國為言用之鄉人者謂近而用以化六鄉之人用之邦國者謂逺而用以化六服之國中言風教之義謂化之所始既有感動之理則教之及人必有丕變之效宜近而六鄉之人逺而六服之國胥效胥然也說者以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為用之邦國且大序之首上下皆論風化遽以歌

詩勸入其中已不可信而謂鄉飲酒為鄉人燕禮為邦國牽合之甚今不取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此言詩出於人心方其心無所感則志亦無自而生迨其有感而動則志於是有所往昔人所謂在高山在流水是也故由其有感而在心則謂之志由其既

發而為言則謂之詩以是知詩者原於志有所往故其情之發越不能自黙惟其感之者既至則直言不足以暢其情於是作於聲氣而嗟嘆見於容止而舞蹈記曰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詩之出於人心者如此烏得而已邪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此言詩既出於人心則其發越於外者皆情之眞也
眞情之發越既由於政之所感故其形於言者始則
單出而為聲終則雜比而為音謂之音則播之金石
絲竹矣實能寫人情之喜怒哀樂故審其音之安樂
則知政之和審其音之怨怒則知政之乖審其音之
哀思則知民之困夫民至於困則無政之可言矣非
審樂知政之君子不足以語此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此言詩之功用如此其大事之得失若可以自欺而矣詩以歌之是是非非有不可掩者天地之高厚鬼神之冥漠若難於感動而歌詩以祀之䖏祥降嘏有不可誣者蓋詩原於人心之誠正無一毫之私偽故形於美刺則吟咏而不厭播之聲音則對越而無愧曰莫近於詩謂詩之道貫通乎幽明為不遠矣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此言先王設采詩之官求民間之詩被之絃歌其用

為甚廣蓋詩本於誠正故正聲入乎耳而善端油然動於中彼夫婦不以正合者聞詩人所陳夫婦之道必能反經而遵禮矣彼孝敬有虧於身者聞詩人所陳孝敬之行必能知悔而有成矣彼人倫有陷於薄者聞詩人所陳人倫之懿必能相率而歸厚矣上而感格於君心知教化在於謹始必能端本自反而教化美矣下而感格於庶民知風俗貴於不偷必能省身自愧而風俗移矣詩之感人其效之速有如此者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此論詩之體有六本之風化者風也鋪陳其事者賦也取物為況者比也因感而興者興也正言其實者雅也揚揄其美者頌也有一篇之中具數體者有一篇之中專用一體者後之分國風雅頌為四詩者其義亦若此而已六詩見之周官其來舊矣所謂教六詩者其亦教六義與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刺之風去聲

此論變風之體也上言風風也教也謂正風也變風之作亦由上以不善化其下故下陳其詩以諷其上既曰諷矣則主乎文辭不務正諫使言之者可以免罪聞之者自知警戒以其言有感發動化之妙故與正風同謂之風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

雅作矣

上既論變風之體此則論風雅所由變至于王道已衰禮義已廢政教已失國自為政家自為俗則亂極矣此變風變雅俱作之時也蓋風之變始於周公之陳王業是時雅猶未變也雅之變始於厲王之小雅盡廢序變雅者首及之蓋變風原於諷其上變雅原於王道衰詩人心乎愛君風雅之所同然變風變雅俱作之時則周既衰矣此序詩者所以詳言之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懐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此言諸國之史所以録變風之詩者以其明見國家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壊哀刑政之苛虐以至於此然其詩皆吟咏情性之真以申諷諫之義非通達世故之變不忘舊俗之美何以及此是以存而不敢廢因知變風之作蓋當亂世而其言皆發於真情而無

矯偽知禮義之歸而無邪僻發於眞情而無矯偽以見民之性本善不為世變之所移知禮義之歸而無邪僻以見先王禮義之澤在人心者未泯也此為諸國之史而言故專論變風不及變雅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徳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此言國風雅頌之四詩蓋於六義之中取其體之大者而名之其為體雖不同皆有其始本於一國之君有善有否此風之始也言其天下之政有小有大此小雅大雅之始也美其德之形容而致功之可告神明此頌之始也詩之為詩無以加此故曰詩之至也然風者由其下之俗而知其君雅者由其上之政而知其民頌者由其德而知其功此風雅頌之辨也一國之有頌亦原於功德惟周頌功德有餘則辭愈約

魯頌功德不足則辭愈詳此爲異耳至如商頌成湯之功德有似武王故那詩亦似執競中宗高宗功德不及成湯故詩視那爲加詳然則頌之名雖同而功德之優劣亦不能無辨也彼賦比興之體則無所始不可以名詩故名詩者於六義之中取其半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名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此言二南正始為王化之本其道則一夫詩既立此為王者諸侯之法安得不别而言之周南以化言名南以德言葢道德者敎化之本敎化者道德之效道則無所不該舉其效則德在其中故周南亦曰后妃之德德則隨遇而見舉其德則效在其中故名南亦曰文王之化安有聖賢淺深之辨哉其曰自北而南者以文王之化自岐周以至于江漢南國之遠故以自北而南言之曰先王之所以敎者以周之為諸侯

也久矣而大王王季皆為賢君論王者之風故不得不歸之文王諸侯之風則自大王王季已有善教於其國故以先王所以教言之曰所以教則大王王季文王皆與焉由詩序之時而言文王亦可謂之先王也其繫之周公名公雖因於所得之地其亦成文王之志與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此言作關雎之詩者既樂得是淑女以配其君能以
進賢女為已憂而非以色道淫又哀是淑女能思賢
女之進用而惟恐傷之夫好之至之謂樂與樂有子
之意同念之深之謂哀與哀王孫之意同明乎哀樂
之說者可與語關雎之義矣學者於關雎之詩惑於
所作之時故其說不一遂失詩人之本意竊謂大姒
之賢以不妬忌為本故衆善皆由之而出而助成文
王齊家以平天下之道為萬世法蓋基於此故關雎

之詩形容大姒不妬忌之德特取之為一經之首詎可易言哉然則是詩或作於其時或作於其後皆不足疑其形容大姒不妬忌之德則一而已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窈窕幽閒也淑善也逑匹也詩人謂雎鳩之為物摯而有別異於衆禽而關關和鳴遠在河中之洲以為可比后妃遂以喻大姒有幽閒淑善之德為文王之配曰好逑有相愛好之意

劉向記魏貞之言曰雎鳩之鳥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所謂有別者如此

參（初金下同）差（初宜下同）荇（衡猛下同）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荇接余也流周流也言大姒不妬忌故能求左右之賢女為已之助寤寐不忘然大姒思求左右之賢女固非廣取女色以助淫樂蓋后妃以奉祭祀為重故汲汲於求助夫賢女之助固不止於祭祀詩人舉事

之重者謂參差荇菜必賴左右周流取之而後可以成禮則事之小者從可知矣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此言大姒既欲求左右之賢女以助祭祀故於其求之未得也寤寐服膺而至於中夜廢寢輾轉以待旦愈覺夜之悠長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莫報之窈窕淑女鍾鼓樂洛之

此言大姒喜得左右之賢女采取此荇菜芼擇此荇菜以助祭祀既以琴瑟相友又以鍾鼓相樂無一毫嫉妬害善之心大姒之德如此可謂盛德也已夫為君子之好逑而能和鳴有别求左右之賢女而能先於助祭則心之所樂不至於淫矣思賢女之未得則反側忘寢喜賢女之既得則友樂無厭則心之所哀不至於傷矣大姒不妬忌故有是心詩人識其心故有是言序詩者明關雎之義既陳之於大序孔子識

關雎之聲又記之於論語信詩之義與樂之聲果相通也是詩五章其一章比也餘皆賦也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葛覃之詩何以為后妃之本蓋王業之本在知稼穡艱難内治之本在女功之事夫稼穡之艱難男子所當知女功之事女子所當習惟貴而為王為后而能

念之非不忘其本者不能也序詩者謂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事此推本而言之也在家而志女功雖未足為異惟大姒能不忘其本故既貴而為后妃能躬行儉德節抑用度服澣濯之衣則不修尊敬師傅則不驕以此而歸問安於父母則天下之感化皆知為婦之道當然也

葛之覃兮施以豉于中谷維葉萋萋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胡郭

為絺為綌服之無斁亦

覃延也施移也黃鳥倉庚也灌木叢木也言后妃念在父母家之時其始見葛之延蔓于中谷葉萋萋然而盛黃鳥飛鳴聚于叢木已動治葛為衣之興既而見葛之莫莫然成就遂刈取而濩煮之精者為絺粗者為綌以是為衣而服之無厭此皆不忘本之言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戶管我衣害曷澣害否歸寧父母

言后妃既念在家女功之事於是告之師氏欲歸問安於父母其燕服則汙治之其禮服則澣洗之初非好潔其衣服故又問何者當澣何者未澣惟其宜稱以此而歸問安于父母可謂無父母貽罹矣夫后妃之貴可以舉動自如必先告之師氏而後言歸則尊敬師傅可知也后妃舉動宜盛其車服至用澣濯之衣不輕改造則躬儉節用可知也后妃之興此念為此舉足以化天下此其所以為本與是詩三章皆賦

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内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后妃之善莫先於不妬忌其次則能節儉也二者皆常情之所蔽溺鮮有不為患者今大姒能求左右之賢女始則相與供荇菜奉祭祀可謂防之以禮而不淫終則以琴瑟鍾鼓相友樂可謂和之以樂而不傷

不妬忌如此故為關雎之盛徳因女功而思父母服澣濯之衣而不侈尊敬師傅而不驕能節儉如此故為葛覃之知本聖人以關雎為經之首而葛覃次之蓋詩所陳謂大姒有此二善以能忘己之私故也私既忘矣則心之所思無非輔佐君子之事故卷耳又次之以為后妃之志如此序詩者極言其志謂后妃能以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者由其忘己之私志在進賢而險詖私謁之心不萌乎中故其

憂勤國家與人主同也夫公私不兩立能忘私則險詖私謁之心不生斯能同君子之憂勤矣不能忘私則險詖私謁之心日熾豈能憂勤以輔佐君子邪且求賢而進用之審官而任使之臣下之有憂勤者必知之此國事之所當急者后妃之志能及於是誠可美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卷耳苓耳也頃筐欹筐也后妃因采卷耳易得之物

尚不能充頃筐易盈之器以興賢之難求也如此遂嘆我所思之賢當量才度德寘之周家之列位既知求之難又知寘之當所謂求賢審官也序言又當輔佐君子謂不專於内治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頽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古横維以不永傷陟彼砠七余矣我馬瘏塗矣我僕痡敷矣云何吁矣

言后妃思臣下勤勞於道路者始而升崔嵬戴石之

山馬已疲而不進我姑酌彼金罍以開釋之使不永懷此役也既而升山脊之高岡馬至病而改色我姑酌彼兕觥以慰勉之使不永傷此役也卒而升戴土之砠不獨馬病僕已病矣勞苦至此非觴酒所能慰釋但為長吁而已凡三章所陳皆所謂知臣下之勤勞也周官酒人之奚為世婦役而酒則有女酒漿則有女漿則知周家酒漿之用亦內治所當察也因視內治見采卷耳者之不易得而能知求賢之難則后

妃念念不忘於輔佐君子矣既因卷耳以起興遂欲以卷耳所造之酒漿以勞賢者后妃之志可以想見不必疑后妃不當自采卷耳亦不必疑后妃不當用罍觴以勞臣下善學詩者宜以志求之是詩四章一章興也餘皆賦也

樛（鳩下同）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樛木言后妃有恩意以及下而左右之賢女皆得附麗進御為君子之助猶木之下曲者葛藟附此木以

生非嫉妬之念不存於中何以得此

南有樛木葛藟纍力追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樛下曲也藟葛之類巨苽也纍繫也荒奄也縈旋也木以下曲故葛藟得以附而生后妃以待下故左右賢女得以附而進君子之有内助如此可謂樂矣所履之福可以綏而安將而大成而無虧矣不妬忌之

效有如此者凡二南之詩言南皆指其地而言葢文王之化自北而南故謂之南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也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螽斯亦言后妃不妬忌之效與樛木之意同樛木專美文王所履之福螽斯則言文王則百斯男本支百世皆原於后妃之不妬忌其效豈淺淺哉

螽斯羽詵詵所巾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側立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序詩者謂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或謂螽斯微物詩人何由知其性竊以為凡物之能羣聚而不相殘者則知其能不妬忌也孰謂微而不可察哉今螽斯之羣飛詵詵而衆多薨薨而有聲揖揖而會聚則性之不妬忌可見也后妃與左右之賢女相處能如此故其效見於子孫衆多振振然奮起而自能有

立繩繩然循理而不紊其序蟄蟄然收斂而不犯非禮豈不為可美乎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螽斯七月作斯螽一也蝗類一母百子或云一生八十一子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桃夭言后妃不妬忌之效致天下化之男女得以正昏姻得以時有和協之風無乖離之患宜乎舉國無鰥民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浮雲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以夭夭言謂其木之少壯也木必少壯則其華灼然而盛其實蕡然而大其葉蓁然而茂以喻女子及時而嫁家道既成不獨夫婦相宜一家之人亦皆相宜也天下之風俗如此其美詩人以為后妃之所致大學所謂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是也然則風

化之本可不謹與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一說血氣使人尤甚於壯年故少艾之女不閑於婦道竊謂此說止是過求夭夭二字若壯年自肆乃世俗犯非禮者之所為豈人人皆然況被周召之化者乎夭夭正是形容少壯之意

兔罝子斜下同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二南為風化之首其詩以化天下為成效所謂化者

謂變易其思慮矯揉其氣習暴者俄且仁薄者俄且厚愚者靈而惑者解其感發之機與天地同其妙然詩人多取人之難化者言之以明二南之風化其效驗如此其至兔罝其一也夫雉兔之人皆小民之粗有膂力不事生業者為之宜其扞格難化今也關雎之化既行一變而為好德則其時賢人衆多可知矣何謂好德三章所陳是也兔罝捕兔之罟也

肅肅兔罝椓（陟角）之丁（陟耕）丁赳（居黝）赳武夫公侯干城

干城言扞衛公侯如城所謂隱若長城是也詩人偶見施兔罝者肅肅然嚴整椓杙之聲丁丁然可聞則非遠人之地因是知其人赳赳然勇而難犯移此心為公侯之扞衛有何不可公侯猶言國君二南美文王未嘗稱王序詩者追稱之耳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_{以致}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好仇言為公侯之善耦是也詩人偶見施兔罝者于山間之道稍遠人迹而肅肅然嚴整與初無異因是

知其人赳赳然勇而有守移此心為公侯之仇耦有何不可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腹心言公侯之謀臣所謂作朕心膂是也詩人偶見施兔罝者于中林幽深之處而肅肅然嚴整不以人所不聞不見而少解因是知其人赳赳然勇而不欺移此心為公侯之腹心有何不可蓋勇而難犯勇而有守勇而不欺皆好德之至也兔罝難化之人遽能

使之好德如此則易格者將徧為爾德矣賢人豈不能衆多乎是詩三章皆賦也

芣浮苢以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芣苢之詩所以為后妃之美者蓋不妬忌之效能使一家之和平為天下之和平婦人皆以有子為樂此豈一朝夕所致哉其化之所被者深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活力之采采芣苢薄言袺結之

采采芣苢薄言襭結戶之

芣苢馬舄即車前子也毛云宜懐任詩人言天下婦人求宜子之物雖采之非一采猶以為薄凡詩言薄皆未厭足之意既采之以為已有故掇拾之捋取之執衽而袺之扱衽而襭之其樂如此可謂不厭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漢廣之序形容文王之化不一其辭語其化之效則以德言原其化之始則以道言德隨所遇而見故曰德廣所及道無乎不周故曰被于南國文王之化始于岐周而行乎江漢之域非德廣道被不足以形容之或疑游女不可求謂化及女子而不及男子竊謂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乃合男女而言之蓋男子無犯禮之思女子有不可犯之色自然不相求也詩人止言游女不可求不及男子者蓋化及男子為易化

及女子為難舉其難者言之則易化者從可知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言南國之木以其喬然上竦故人不可休息其陰女子以有不可犯之色故人不可求與為亂如漢水之廣不可游泳而行江水之永不可方柎而濟也詩人因江漢以起興故再三言之泳水底行也方水中桴柎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此言文王之化能使人不思犯禮不能使人絶去情欲故後二章皆述男子之情雖不思與之亂亦欲以禮爲昏姻謂是女子苟能以禮而嫁我當於錯薪之中刈其楚以秣其馬刈其蔞以秣其駒蓋古者親迎

必有車馬此歆慕之辭也申言漢不可泳江不可方亦以自警謂我雖有此志終不可得也思有二訓考三百篇之詩如烝然來思爾羊來思之類皆語助也如孝思維則思無邪之類皆思慮也序言無思犯禮謂思慮不及也詩言不可求思則為語助耳是詩三章前一章比兼興後二章乃賦兼興也楚荆也蔞蒿也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

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汝墳之詩美思夫之婦人當紂之虐政乃能勉其夫以正自非文王之道化漸被人心者深何以得此曰汝墳之國云者蓋舉國皆如之雖婦人亦然尤足以見其難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乃歷如調張留飢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赬敕貞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枚斬而復生曰肄惄思而心動貌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言婦人始循汝水之防伐木之枝幹以為薪是時其夫從役猶未久也而未見君子之歸已心動而不寧若調飢之思食及再循汝水之防伐斬復生之肄則夫之從役更歷歳時獲見君子不逺棄我而歸葢幸其來歸也凡婦人之情當夫之逺從征役歸而見其勞苦之狀必有怨望之語此汝墳之婦人獨能勉之以正謂

汝身之勞瘁雖若魚勞而尾赤王室之虐政雖若火之酷烈然父母在邇所當盡力王事不宜辭避以貽父母憂此所謂勉以正之言也說者以父母為文王殆非詩人之本意且岐周去汝墳不可謂邇若婦人之言以文王為父母則是怨紂而親文王此文王之所甚懼也何以謂之勉之以正哉詩人之意謂文王之化雖及於天下三分之二而率諸侯以事紂之心未始少異故其道化之行雖婦人之愚亦知父母之

國不可怨叛此之謂道化亦文王之心也調飢或作朝飢或作輖飢均於改字然朝飢思食固人之常情輖飢謂飢而又飢意近穿鑿不若止用調字葢飢而心動則當調其氣謂忍飢也是詩三章前二章興也卒章比而賦之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麟趾之詩所以為關雎之應者葢舉其效之至難以

為王化之極致且挾貴恃勢若公子者疑於難化況文王與紂之時又其難者此序指言衰世則是商之公子非周之公子也今也關雎之化行一洗舊習信厚愨謹也有如麟然公子猶爾則天下無復有犯非禮之人矣序詩者因麟而思盛世麟至之日謂衰世公子乃能信厚如盛世之時也或者溺於符瑞之說乃為文王之道化足以致麟非詩之本意且文王與紂之時事備見載籍未聞麟至之祥而振振乃能奮

起自立之象公子惟不能自立是以耳濡目染胥傚偷薄令被文王之化既能奮起而有立是以慤謹如古太平之時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都佞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詩人以麟有趾而不踶如公子之不妄動麟有定而不抵如公姓之不忤物麟有角而不觸如公族之不好競三者皆慤謹之實也宜深嘉屢歎以為真麟也

公姓謂公同姓諸孫之屬也公族謂公同祖有服之屬也詩人正以趾喻公子故序詩者言公子之信厚亦曰如麟趾之時陸璣疏云麟麕身牛尾馬足負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定字或作顁爾雅云題也

是詩三章皆比也

詩補傳卷一

詩補傳卷二

宋 范處義 撰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序詩者所謂國君積行累功在文王則為餘事周之爵位雖歷世已久然召南既以國君夫人立義則言國君積累而成國夫人起家而為配固無害也大抵

詩人取物為比必求其類鵲彊而不淫積以成巢宜以比國君鳩拙而性一居鵲之成巢宜以比夫人曰乃可以配謂其德相偶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此言鳩能安於拙不復有所作為得鵲之成巢遂安然居之以為已有居處也居之謂入而處此巢也方

所也方之謂以此巢為其所也盈滿也盈之謂夫人歸而與妾媵相處充滿此巢也熟味詩人盈之之言可見夫人不妬忌故能與妾媵相處如此以是知后妃夫人雖有他善皆以不妬忌為本故周南桃夭昏姻以時序詩者明言后妃不妬忌所致召南小星知命貴賤序詩者明言夫人無妬忌之行皆推本之言也百兩者百乘之車也御之者迎之也將送也成之者成禮也諸侯之子嫁與諸侯迎送皆百乘故能成

其禮也詩人樂夫人之德可以為國君之配故歌咏其車服謂其德足以稱之也是詩三章上皆比下皆賦也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采蘩之詩美夫人既歸國君之後無他嗜好首能采蘩以奉祭祀與后供荇菜之意同可謂不失夫人之職矣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

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

蘩皤蒿也沼池也沚渚也澗山水之間也此言夫人于是采蘩于沼于沚于澗之中以供公侯之祀事于公侯之宗廟此所謂夫人之職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此言夫人所被之服飾其在公宫奉祀事之時則被祭服僮僮然而竦敬夫人之所獨也其卒事還歸則左右從之所被燕服則祁祁然而衆多在公曰夙夜

嚴其事也還歸曰薄言未遽去也詩人形容夫人之孝敬動容周旋皆中于禮非大姒孰能之是詩三章皆賦也毛云被首飾也儀禮少牢主婦被錫鄭氏讀為髲鬄謂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被婦人之紒亦通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二南自大夫妻以下皆被文王之化者也周南以后妃為化之本被其化者則有兔罝之武夫漢廣之游

女樂皆汝墳之婦人麟趾之公子公姓公族召南以夫人為化之本被其化者則有草蟲采蘋殷其靁之大夫妻行露之貞女小星之賤妾江沱之嫡媵何彼穠矣之王姬騶虞之美人詩之可考如此草蟲與阜螽以異類而相從故深自防閑惟恐陷於非禮自非文王之化浹洽乎人心疇克然爾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草蟲常羊也阜螽蠜也二物形既不同一目以草一目以阜則異類可知矣大夫妻見草蟲喓喓然而鳴阜螽趯趯然而從懼不能自保或陷於非禮故君子未歸之時則心忡忡而憂及見其歸相視如初憂始釋耳或曰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當以經為正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張劣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説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蕨薇皆菜也此二章言大夫妻因升南山而采蕨薇感時物之一新念其夫征役之未反故于未歸則惙惙而憂至於傷悲及其既歸則心喜悅而平夷矣是

詩三章皆興而賦之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禮者法度之所寓而以誠敬為主蓋誠敬者禮之本法度者禮之文大夫妻特眇然一季女耳而能齋戒

以奉祀則其誠敬之本足以稱其文宜其動合乎禮是以序詩者謂之能循法度可以承先祖共祭祀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濵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蘋大蓱也藻聚藻也韓詩云沉者曰蘋浮者曰藻澗濵水涯也行潦流潦也此言備物之合乎禮也蓋后妃用荇夫人用蘩大夫妻蘋藻則禮有其等矣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宜綺及釜

方曰筐圓曰筥有足曰錡無足曰釜湘烹也此言用

器之合乎禮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此言置奠之合乎禮也季女尚少為大夫妻疑未足以當祀事今也能齋戒以主祭所備之物所用之器所置之地一遵於禮且以誠敬為主非能循法度而何是詩三章皆賦也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凡二南之詩非必並作於一時後之録詩者隨所得而取之聖人於刪詩之際第存其可以為後世法戒者初不計其作詩之先後也如甘棠之詩思其人而愛其木遠出召伯之後以其能奉行文王之教使之明於南國故詩人不以美文王而以美召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蒲曷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説始鋭

蔽芾盛也甘棠甘梨其子白而美者茇草舍也憩休

息也說說駕也棠之下可以作舍則非小木矣南國之人以召伯常作草舍休息於此說駕於此故欲勿翦其枝勿伐其幹勿殘敗之勿屈拜之思召伯不可見見其木如見其人故愛之至也南國之人心如此其忠厚以秉文王之德故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行露之詩乃作於召伯在南國之日非甘棠之比也

何以知之考序詩之言謂衰亂之俗至是始微貞信之教至是始興彊暴之男至是始不能侵陵貞女則知詩作於當時也

厭於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此貞女自警之辭謂行道之間多露能濡人衣我豈不欲蚤夜而行慮其濡也彊暴之男欲謀我為室豈不欲嫁慮其彊暴非由禮或為所汙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

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此言貞女既不肯嫁而強暴之男遂妄興獄訟侵陵貞女如雀之穿屋鼠之穿墉欲據以為巢穴詩人道貞女之辭曰誰謂雀無角以何物穿我之屋誰謂女本無室家之道何故召我之獄誰謂鼠無牙以何物穿我之墉誰謂女本無室家之道何故召我之訟然雀實無角其穿屋也善投隙而竄鼠身未為甚暴也鼠

實無牙其穿墉也直穴坏而肆齧其暴為甚矣賴召伯聽訟之明投隙而竄身者旣已退聽不足於室家穴坏而肆齧者亦已沮敗不從其姦計蓋貞女喜能自明故其言如此詳味其詩乃召伯至南國之初強暴之男尚有此訟一經聽斷即自馴服不獨貞女得以自保強暴之男已有悛心矣誰謂文王之化專及女子不及男子乎是詩三章一章興也二章比而賦之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詩既謂鵲巢之功致又謂化文王之政蓋指在位之臣而言之若餘人之被其化乃感格而自化耳未足見其功惟在位之臣乃政之所及有是政即有是功如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此節儉之政也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此正直之政也故在位之臣化其政者皆有節儉正直之行此其所以為功致與德如

羔羊者謂在位之臣有是德而稱此服也羔羊之德亦衆矣説周官者以為羣而不失其類説儀禮者以為羣而不黨何休説春秋以贄之不鳴殺之不嗥跪乳而受之死義生禮者董仲舒説春秋以為有角而不用類仁者贄之不鳴殺之不嗥類死義者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羔羊之德如此則節儉正直在其中矣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

之革素絲五緎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公子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此言以羔羊之皮為裘用素絲以為飾皮革一也古得通稱縫者合其皮而縫之也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為秦養牲蓋倣古制然古之羔裘其制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曰紽曰緎曰總皆素

絲小大之異名也裘之必用羔既取羔羊之德絲必用素亦取潔白之義也委蛇乃蛇行之狀蛇行能從不能横正直之象也然必委蛇婉曲而動乃能遂其直惟不可變而為横耳故左氏曰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然則人臣之正直固欲其委蛇不可直情而徑行亦以朝從暮横為戒也退食自公自公退食再三互言之雖以叶音韻亦以見人臣出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門無私交之行也是詩三章

皆賦也一說凡人之情於人之所見則儼然其容人所不見之地則鄙慢無所不至今羔羊之大夫自公門入私室所對則妻子僕妾而不改朝廷雍容之氣象竊謂孔子在鄉黨朝廷恂恂便便自然中節若惟務不改近乎好偽

殷隱同下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其靁之勸以義與汝墳之勉以正一也然勉者謂

於既歸之後勉其勿倦望之將來也勸者謂從征之時勸其盡力勿遽懷歸也召南之大夫遠從征役不遑寧處已自知義而其妻又能勸其盡力夫婦俱賢固為可嘉彼汝墳役夫之妻乃貧賤愚婦人耳亦知勉以正則其道之妙尤為可美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

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聲盛貌南山𥘉南國之山也大夫妻既知義故因雷以起興遂以雷喻君之號令謂南山之陽之側之下有殷然之雷聲人皆畏之況君之出令俾從征役何人敢違此宜乎大夫莫敢遑暇莫敢休息莫敢安處也始言陽中言側卒言下有漸近之意三章申言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謂君子既能奮然自立勇於從役當竭力以俟卒事不可徒歸也相勸之辭諄複如

此非知義者不能也是詩三章皆興而賦之

摽（婢小下同）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男女昏姻失時固有多端或以時之凶荒無以為禮或以俗之強暴不容擇配或以役之無節不遑寧處今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既無三者之患可以及時而昏姻矣故詩三章皆幸其可以講禮又唯恐其失時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摽落也梅之落以喻人之年召南之國初被文王之化前此困於商俗男女至此皆已年及或又過之故詩人設為女家之辭曰梅既實而落所存者七耳當求庶士之可以配者及吉日則可以成禮矣梅既實而落所存者三耳當求庶士之可以配者及今亦可

以成禮矣梅旣實而落頃筐已盡取之矣當求庶士之可以配者相及而遂語之也人情喜於及時而唯恐失之故其辭汲汲如此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一說昏欲及時者所以全之於節行未破之時竊謂此說非所以處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者詩人但喜其得以及時耳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小星之詩能使賤妾亦知天命能盡其心自非夫人無妬忌之行所以感服其心者有素何以得此序詩者以為惠及下殆與樛木逮下無異然則夫人與賤妾可謂兩盡其道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說者謂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又謂衆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進御於君或者又曰

諸侯一娶九女姪娣與媵而八詩人以三與五為八故以況之是又以三五為娣媵也殊不知噣即柳也元命包以柳為五星天文志星經以柳為八星後之明歷象者皆以元命包為非以天文志星經為是又心以三月見於東噣以正月見於東詩人言三五在東乃一時所見耳噣見於東方既不同時則五非噣明矣或者又謂心之東見其次相連者亢氐房也心三星亢氐房各四星合而言之為十有五故曰三五

竊意此詩出於賤妾之口安能窮究象數若此其詳但據所見或指以問人略說小大之名耳就使果知象數則心三星噣八星參六星昴七星詩人取象必緣其類夫人一而已以是爲比豈其類邪况衆妾進御自有次序不隨夫人在禮夫人専夜衆妾不敢當夕初無相隨之義惟日月者夫婦之象是詩雖不及月要之月可以比夫人大辰可以比娣媵嘒然微明之小星乃衆妾也一章賤妾自謂視嘒然無名之小星或

三或五見於東方如我衆妾肅肅然嚴整宵夜征行蚤暮在公家實由命之貴賤與夫人不同也二章亦賤妾自謂視嘒然小星之中維參與昴雖同見於西方而小大有異蓋參與昴連體謂之大辰昴即留也謂物成而繫留二者比小星為大蓋以喻娣媵也衆妾非敢望如娣媵是以肅肅然宵夜征行抱衾裯而往來實由命之貴賤與娣媵不相若也不敢斥夫人而指娣媵則其知貴賤也審矣毛氏云衾被也裯襌被也

鄭云裯帳也或云漢世名帳為裯齊詩作㡌注云帳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

江有汜祀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江有汜之詩亦作於當時與行露之意同蓋江沱之閒其初尚未被不妬忌之化故嫡專恣廢禮既不以媵備進御之數又役之以勞苦之事至是風化始行

為媵者雖勤苦而無怨嫡亦悔悟改其初心待媵有禮矣序詩者專以美媵為言蓋謂媵能無怨於先嫡能悔過於後由無怨而致悔過此其所以美媵與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水決復入曰汜水岐曰　渚沱江之別者江沱猶江漢序言江沱之間猶言江漢之域也詩人因江沱以起

興謂嫡之必有媵猶江之必有汜必有渚必有沱水雖有大小其流必相通也以用也與相與也過過從也嫡之始嫁也不以禮遇媵旣不知所以用之又不能相與不復過從已而被文王之化媵雖當勞苦之事而能勤而無怨嫡遂悔悟相遇以禮變悲嘯為咏歌雖曰由無怨致然非貴賤皆被其化何能兩盡其道如此是詩三章皆興而賦之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

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之惡無禮亦與行露江有汜之意同蓋始猶習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既被文王之化則雖在商之末世強暴之人已知無禮之可惡以見難化者有悛心矣則此詩作於當時可知也

野有死麕俱倫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徒尊束有女如玉

此言強暴之人被化感悟謂於林野得自死之麕鹿

及以樸樕之小木為薪芻其物可謂微矣取潔白之茅以包束之猶可以為禮向也未悟陵暴成俗雖微禮亦不能講今日自知羞惡取微物以為用則可以成禮矣有女懷春者謂女子年及而當嫁因春則興懷凡我吉士茍能以禮誘道之則可以成室家之道矣有女如玉者謂子之德如玉之潔白不可犯以非禮再言白茅純束亦以比德與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之意同也儀禮射禮有誘射謂以禮道之正與此誘

同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脫脫外救脫郛美）

此章設女家謂男子之辭舒徐也脫脫舒遲也帨佩巾也謂既有徵物可以行禮室家之好指日而成尚慮強暴之習未除遂戒其徐徐舒遲以圖之無或違禮感動女子之巾帨無或使女家之狗驚而相吠蓋以禮自防惟恐以無禮而害其成也當此亂世被文王之化男子既知惡無禮女子亦幸其有禮固不當

責其備物盖物雖微薄猶賢乎巳但不可不約以禮故雖許之亦不欲其遽迫也如此則男女兩善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何彼穠矣之詩正如甘棠皆作於召公旣去之後録詩者得其詩於召南之地雖巳歴數世之遠以其肅雝之德實本於文王之遺澤故編次於召南其詩指

言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於經旣有可據何用曲說終自窒礙不能使人不疑且周南之公子詩序明言衰世故可以為商之公子此序止言王姬則周之王姬也若舉書寧王易康侯為例以文王為平正之王大公望為齊一之侯則文王未嘗稱王後世追稱之耳大公望旣封於齊矣又可以齊一命之與就使果武王之女則武王巳王天下王女尤為貴重不必言王孫也説者棨武王二女大姬下嫁胡公次為媵況武

王旣娶大公望之女謂之邑姜則大公之子武王之女乃甥舅也可以為昏姻乎若以為商王之孫則商之末世不聞賢君安得目為平王也案春秋魯莊公元年書冬王姬歸于齊嫁齊襄公也又莊公十有一年書冬王姬歸于齊嫁齊威公也東周二王姬皆平王之孫嫁于齊而嫁威公者謂之恭姬近於肅雝之德矣或疑詩亾然後春秋作不應平王之孫有詩在正風且去文王世數旣遠不當繫之文王先儒固已

辨之所謂詩乃王者之雅耳今案詩譜諸國風下至定王猶有詩如陳風株林等篇是也若謂東周不當有美詩則定之方中美衛文公在惠王之世蓋變風雖有美詩皆繫之列國自周南召南而下况王姬能成肅雝之德有文王雝雝在宫肅肅在廟之遺風世數雖遠實文王之子孫也在成王時多士助祭者肅雝顯相詩人亦以為秉文之德其詩繫之文王則文王之子孫有祖之德繫之文王何疑之有序言

下王后一等謂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次之王后

六服褘衣為上褕狄次之成周之制也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穠矣華

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

之子平王之孫

穠者華也厚也唐棣其華特盛桃李同時而華皆取

相輝映之義緡綸也取以絲為綸之義詩人謂彼車

服之盛如唐棣如桃李不可謂薄陋矣然一遵於禮

初無浮靡僭侈之意人之見之皆以為能敬而和則王姬之德可想而知以絲為緡有合姓綢繆之意釣用絲緡可以得魚猶合二姓之好可以成家二章先言平王之孫昏姻之道男下女之義也三章先言齊侯之子夫夫婦婦正家之義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

王道成也
符瑞之説學者不必深泥孔子固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葢謂古之盛世則有是物自嘆生非其時無復覩此故曰吾已矣夫意謂吾道可以措世如古之盛而不見用耳非直謂己之道可以必致是物也且鳳猶有再至之理河圖洛書之文為萬世不易之法一出足矣安用復出邪魯狩獲麟孔子傷之謂盛世所有之物乃因獵而得天理人事舛錯至此則吾道

何由可行故感麟而作經亦感麟而絶筆學者遂有孔子作春秋文成致麟之説智者所不道也周南終於麟趾或者疑文王之化足以致麟而騶虞之詩其説尤異且麟趾騶虞之詩所以為關雎鵲巢之應者謂文王之化託之后妃者至麟趾能化及衰世之公子託之夫人者至騶虞能化及於司獸之虞人蓋公子宜偷薄而信厚虞人宜多殺而好仁皆世之所謂至難者故以二詩為二南之終以明王化之極致所

謂應者猶言效驗云爾而説騶虞者以為義獸且方嘆其仁而有取於義獸可謂不類矣參考衆説惟賈誼新書謂騶者文王之囿虞者囿之司獸戴記射義謂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以詩之文義求之灼然可信況麟趾騶虞之序視餘篇為特詳初無符瑞之説學者惡可舍此而取彼哉序詩者謂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求之於詩如行露之貞女能以自明不為非禮之汙則人倫

正之實也如羔羊之在位皆節儉正直無私交之行則朝廷治之實也如江沱之嫡媵能無怨而悔過野有死麕之男女當亂世而惡無禮則天下純被其化之實也至庶類蕃殖蒐田以時則物被其澤皆蕃育以遂性國重農事命蒐田以去害彼騶囿之虞人宜以殺獸多為有功今乃驅五獸以待君之一發好生之仁如此虞人可謂王化之極致故以王道成為言然則文王之王道至此可謂無一毫之可議矣

彼茁側劣者葭壹發五豝百加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

五豵子公于嗟乎騶虞

葭蘆也蓬草名也茁出也豕牝曰豝豕生一歲曰豵

葭蓬始萌而命蒐田可謂得其時矣騶圄之虞人前

驅五豝後驅五豵皆以待上之一發以見庶類之蕃

多故易驅如此而國君前後所取各止一獸之縱逸

者不知其幾于嗟乎騶虞嘆此虞人好生之仁也二

南詩人未嘗指言文王特序詩者推言之耳今此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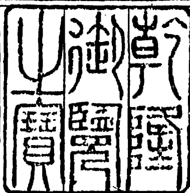
嘆虞人之仁說者乃獨以嘆文王之仁有如騶虞就如其說亦不應以獸而比文王也或謂文王之囿何以名騶竊謂以騶為獸漢人亦嘗言之如武帝時建章宫後有物出焉其狀如麋東方朔曰此騶牙也遠方歸義則騶牙見其齒前後若一故名騶牙或疑牙虞聲近亦牽合之說彼見詩有騶虞之篇而毛氏以騶虞為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故易牙為虞爾司馬相如封禪文有曰囿騶虞之珍羣且謂般般之獸

白質黑章旼旼穆穆君子之態封禪之文作於相如臨終之日武帝在位久矣毛公為景帝之子河間獻王博士則詩義已行意相如亦祖毛氏以求合詩書欲人主之必聽也至晉張華號為博物謂珍獸若虎具五采尾長於身名曰騶虞乘之日行千里華之意本欲遷就以牙為虞然色具五采與毛氏白虎黑文之說既已不同尾長於身日行千里乃獸之有軼材者殊無仁之氣象惟許氏說文謂不食自死之物以

求合毛氏義獸之説陸氏疏義謂不食生物不踐生草以求合毛氏不食生物之説殊不知一以為不食自死之物一以為不食生物二説正相反不足證也竊意文王之囿亦必取物以名之名囿為騶豈以騶牙為遠方難致之物亦猶後世閣以鳳名臺以麟名皆取其可貴者然則雖以騶名囿而虞自為司獸既不可以騶之一字併以虞人為獸亦不可以虞之一字而廢騶牙之説庶乎通論也案左氏傳成公十八

年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杜氏謂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然則晉以馬為騶猶後世以馬為龍皆取諸異物以名其馬也又案左思魏都賦曰邁梁騶之所著張銑釋之曰梁騶古天子田獵地名戴記月令天子教以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鄭氏釋之曰七騶為趣馬主駕說者夫所獵之地謂之梁騶則與以司獸為騶虞之意同矣鄭氏箋詩固不敢狥毛之說以騶虞為

獸至釋射義則曰吁嗟乎騶虞嘆仁人也然則以騶虞為虞人不為無據矣齊詩章句騶虞為天子掌鳥獸之官爾雅釋獸獨無騶虞鄭氏豈有見於此邪是詩二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補傳卷三四

臣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趙興文

詩補傳卷三

宋 范處義 撰

邶風鄘衛說附

邶鄘衛皆商紂畿内地武王伐紂以其地封紂子武庚命管叔蔡叔霍叔為之尹以教商民謂之三監其後三監挾武庚以叛成王既黜商命殺武庚伐三監於是封微子之後於宋以為商後以商餘民封康叔於衛三分其地與邶鄘並建衛之子孫稍并二國而

兼有之國史録詩不與衛之滅國故先邶鄘而後衛因其詩所得之地而存其國之舊然三國之詩皆衛之事實亦猶木瓜美齊威公以其作於衛地故不得謂之齊猗嗟刺魯莊公以其作於齊地故不得謂之魯先邶而後鄘豈以其亡之先後與二南正始由於文王之道大姒之德故變風亦以衛君無道夫人無德為首變風者正風之反也此邶鄘衛所以次於二南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傾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柏舟終篇皆君子憂國之言不以己之不遇而少替此其所以為仁也衛頃公與君子則不合而以小人自近則其國可知矣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柏之為木堅脆而多節不宜為舟其初雖汎然在中

流與他舟無異而其質入水易敗不可以任重致遠以辟小人在位終敗國事此君子所以終夜耿耿然不能寐若有隱痛在身非我無酒可以敖遊以見憂之深不遑自逸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汝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茹納也鑒雖明而其納影也初無分於妍醜皆並納之我心之明不能如鑒之並納言必欲為人君辨君

子小人蓋憂之甚者親如兄弟若可以據依為助今也微以我之所憂往愬之反遭其怒謂我為不當然蓋與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之意同

傳曰金水内影火日外影鑒金也故能納影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_{眷勉}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上章言往愬於兄弟反逢其怒似欲君子改其常操以趨時求合故君子矢之曰石雖堅尚可轉我心不

能如石之可轉席雖平尚可卷我心不能如席之可卷惟能持其心而不可遷變故凡見於威儀容止之間亦棣棣然相承如一不可有所選擇而改其常度此言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内外皆有所守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符小亦避

君子之所以甚憂至於悄悄然介於中者以其見怒於羣小必不容泰然安處既見譏而可憫又受其侮

玩也君子之憂如此所以於其靜而致思不覺驚寤而至於舉手拊心也摽拊心貌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居諸語助也日君象月臣象月有盈虧則微者月之常日不可微也此日而微則為羣陰之所蔽而君道虧矣君子憂小人用事盜惟辟之威福使君道之尊乃與臣下迭為盛衰此胡可忍哉故君子憂之如蒙

不潔未能澣濯所以於其靜而致思恨無羽翼可以高飛遠舉避此汙辱也是詩五章其四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衛莊公娶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州吁之母嬖而上僭莊姜失位故賦是詩

綠兮衣兮綠衣黄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黄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黄正色喻夫人也緑間色喻嬖妾也以緑為衣以黄為裏以緑為衣以黄為裳則尊卑上下之分皆倒置矣故莊姜憂之謂此憂何時可止何時可忘也

緑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原缺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此莊姜指莊公而言謂冬裘而夏葛乃理之常今君使我失位以至困窮是猶衣以絺綌使禦凄然之寒風可謂少恩矣我思古人所以隆夫妻之恩者實有得於我心也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莊姜既無子莊公復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桓公立州吁弑之戴嬀歸陳莊姜送之作是詩以見己志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逺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頏頡户結之頏户郎之之子于歸逺送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其音之子于歸逺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燕燕鳦也古人重言之也差池羽不齊也頡頏飛高下也下上聲小大也鳦以春至以秋去莊姜感戴嬀之歸故以喻之逺送于野不忍别之意也將之亦送也陳在衛國之南故曰逺送于南莊姜以戴嬀所生

子為己子則其相友愛可知矣宜乎遠送之日始則泣涕如雨之多既而佇立以掩泣既而勞心而不釋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仲氏任而只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仲氏戴嬀字也先君莊公也寡人莊姜自謂也周官六行信于友為任莊姜謂仲氏於我相信如友故曰任只且稱仲氏之德塞實而無偽淵深而不流溫和惠順終始如一既能自善自謹其身又當不忘先君

有以助我相訣之辭如此冀仲氏之不遐棄也是詩四章其卒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日月君夫人之象也日月晝夜代明君夫人内外分治其為體不輕矣莊姜之賢以禮事莊公而莊公不以禮荅之使至於困窮彼州吁之暴習見莊公之不禮莊姜故敢肆為侮慢此所以遭難而自傷也是詩

雖未免有追咎之言而終於自傷已之不淑所謂可以怨者如此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之人謂莊公也逝往也指已往之事也莊姜謂已之配先君如日月之照臨覆冒下土誰敢侮者蓋由先君往者不以古夫婦之道相處不知夫婦之相好是

以不能豫定其難已雖以禮事先君而忽不顧我已雖為先君之内助而忽不報我此二章皆追咎之言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莊姜謂已之配先君如日月之出於東未嘗失道而先君乃無善聲如此豈已之父母所以養我者不能

令終而致此極乎既不能蚤定其難則先君所以不顧我者若使可忘而我自不忍忘先君所以不報我者若可陳述而我自不忍述此二章皆傷己之不淑也是詩四章上皆比下皆賦也一說何為而能定吾國寧不我顧不我報而國憂則甚焉今之說者曰苟吾利而已國不恤也且未有家破而子可以偏肥未有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者故周傾則嫠婦不能以自恤鄭亡則燭之武必有所不利如之何而止為己計

哉竊謂此詭止為寧之一字非一篇之意與俾也可忘報我不述若不相似居諸語助檀弓曰何居孟子曰有諸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莊姜可謂賢矣莊公夫也以禮事之而不見荅既已自傷己之不淑州吁子也不以母事莊姜至於見侮慢亦自傷己之不能以母道正之終風之詩極言母子之至情冀有以感動奈州吁之暴不能知此使莊

姜有母之慈而不得施誦其詩者可為之流涕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許約浪笑敖五報中心是悼

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言州吁之暴如終風之疾不以母事莊姜且從而笑侮之其子戲謔敖慢而無忌憚其母則中心惻怛以自傷悼是州吁雖無子道而莊姜母子之慈未嘗替也

終風且霾亡皆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風雨土曰霾風既疾而又雨土以況州吁之暴益甚

不止於笑侮且不復肯來矣州吁雖不往不來而莊姜母子之思未嘗忘也

終風且曀{於計}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都麗}曀曀其陰虺虺{虛鬼}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陰而風曰曀曰曀曀則日常陰也曰虺虺則雷電俱發也以況州吁之暴日甚一日而莊姜母子之情尤爲切至因備道人間母子之事以今人驗之則知古人亦然也今人或父母有疾子在他所必夜不能寐

或無故自嚏必曰何人道我或無故心動必曰我家有故莊姜謂州吁我於寤時出傷悼之言汝苟有人子之心當必不能寐矣故曰寤言不寐我由中心之願發思汝之言汝苟有人子之心當必自嚏矣故曰願言則嚏當必心動矣故曰願言則懷凡此皆冀州吁之感悟故以人間母子感通無間之理曉之惜乎州吁之暴頑然不能入也是詩四章上皆比下皆賦也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衛州吁弒君簒立遽為伐鄭之役意欲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抑不知身犯大惡衆叛親離安能得志故雖與陳宋有成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國人已怨之此詩終篇皆豫為喪亡之言信乎人心未易服也序詩者以用兵為暴亂為無禮衆仲謂兵猶火弗戢將自焚其言果信然此詩怨詩也暴如州吁猶怨而

不叛所以謂忠厚也與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衛之國人聞鏜然擊鼓之聲見州吁踊躍喜鬬之狀已出怨言則人心可知矣土國城漕者意州吁當時內興城漕之役外為伐鄭之舉故國人以為與其遠出南伐寧在土國供役且皆怨辭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忡勑中）

國人謂從公孫文仲南行既與陳宋有成可以歸而

不歸使我憂心忡忡然而不釋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上二章則為怨辭下三章皆國人與室家相訣之辭謂我之此行未知于何所居處於何所喪馬汝欲求我遺骸當於山林之下自分必死也因言人之死生離合常與汝成誓約矣又常執汝之手有偕老之願

矣蓋契者合也闊者離也洵信也信伸也今所嘆者果成離闊矣不容我茍活矣又嘆我言不可信今偕老之約不可伸矣言雖怨切無叛之意故聖人删詩有取焉是詩五章皆賦也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南風長養萬物又當炎夏人之所樂故謂之凱風不

必以萬物喜樂為解衛之時有七子之母不安於室而欲嫁者其子能形容母氏之劬勞自相切責謂無以當母心故至此母氏既能以慰其心而不復嫁則孝子養親之志成矣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此二章形容母氏之劬勞謂南風之長養萬物自棘心夭夭而少壯至可以為薪南風披拂之力為多母

氏之生育七子自幼至成人其劬勞又過之今母氏有聖善之德而我七子無一令善者可以當母心宜母氏不安於室也

爰有寒泉在浚峻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睍胡顯睆華板黄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此二章皆務以慰其母之言謂寒泉薄物也以其在浚之下人之飲之者可以去煩渴今我七子乃無以少酬母氏之勞是寒泉之不如也黄鳥微翁也以其

睍睆好音人之聞之者皆以為玩好今我七子乃不能少慰母氏之心是黄鳥之不如也孝子能負罪引慝如此則母氏之喜可想而知此之謂能盡其孝道而成其養親之志也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衛宣公上烝夷姜下要伋妻可謂淫亂矣國事以民為重宣公身既淫亂而不恤其民乃數興軍旅為大

夫者久從征役不得休息遂致昏姻失時國人為此詩者必據所見有從役之大夫雖嘗議昏姻女家未從今既久而未歸不得成禮故國人道此怨女之情卒章有不知德行之説以此知是詩所謂君子蓋指大夫非微賤之役夫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泄泄猶沓沓也國人道怨女之情謂見彼雄雉之飛雜沓其羽雌雉從之嘆人之不如我所懷之君子乃

以我昔日未許之故自遺此阻隔雖嘆無及也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展誠也國人復道怨女之情謂見彼雄雉小大其聲

雌雄和之嘆人之不如君子固誠信可託不至相棄

我所思自不能釋故再嘆之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視日月之往來易覺其久而君子未歸我所以悠悠

然深長思之況道路如此其遠果何時能來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百爾君子不獨指其夫舉凡從役之大夫而言謂爾諸大夫不知何者為德行苟能無忮害之心無貪求之心則何所用而非善似指數興軍旅為忮害貪求此國人亦姑狥兒女所見數興軍旅由於國君固非諸大夫之所欲不敢斥其君乃詩人之忠厚也此詩多有含蓄不盡之意如言雄雉而不及其雌蓋為怨女而言不欲其褻黷軍旅而言德行譎諫之義也是

詩四章上二章興也下二章賦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夷姜宣姜雖皆為衛宣公之夫人一則父妾一則子婦又皆為淫亂然宣姜寵則夷姜縊既不知此詩作之先後固難以指為何人說者以詩有求牡之說謂宣姜乃宣公要而取之故知為夷姜此求之過也父妾則止謂之夷姜子婦則配公之謚而為宣姜明衛人固以宣姜為夫人矣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

匏苦匏也濟渡也腰匏固可以渡險今匏未成實而尚有葉則無可以渡此深涉矣彼冒險而不顧者乃謂深則以衣入水謂之厲淺則褰裳而行謂之揭以喻公與夫人不顧禮義肆為淫亂也

有瀰彌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音犯雉鳴求其壯

瀰深也鷕雌雉聲車軾前曰軓涉水者深當用舟淺或可用車雄雉當求其匹而雌雉不當求其壯今渡

既深而盈乃欲用車謂不能濡其軌雌雉反嚾然而鳴不以求牡為非蓋以車而渡深喻宣公不知畏忌雉鳴求牡喻夫人不知愧恥此之謂並為淫亂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許玉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旭日始出也此章譏宣公不能如士之昏姻猶有禮節鴈之雝雝鳴於大昕之旦此納采之有其禮也及冰未泮為歸妻之期此親迎之有其時也古者行禮必用鴈而冰泮止昏禮為士尚能然今宣公與夫人

為淫亂漫不知禮節詩人不欲斥其君故舉士之禮以譎諫之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卬五郎）

卬我也以手曰招此章譏夫人不能如庶人之知可否不肯妄動彼舟人之子招招召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以須我友之至也今夫人從宣公為淫亂殊不知可否詩人不欲斥夫人故舉庶人之言以譎諫之也是詩四章上二章比也下二章興也一說

此詩刺宣公冒禮義以求其欲若是其急也匏猶未可以供濟也而急於涉至於濡帶揭衣以從之豈有濟盈而不濡軌者而宣公則為之濡軌聖人制禮豈禁人之欲哉而人自不敢越禮義而求急濟故歸妻則迨冰未泮人涉則卬須我友奈何宣公之急其欲如此哉竊謂此詵乃耑責宣公不及夫人非詩人刺並為淫亂之意當與求牡舟子之喻並觀之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

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

詩人多以風雨喻亂世如風雅兩谷風其一為夫婦離絶國俗傷敗而作其一為天下俗薄朋友道絶而作與北風終風無異爾雅以谷風為東風葢欲以谷為穀故釋之者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也毛氏取之且曰習習和舒貌陰陽和則谷風至爾雅雜出諸家以谷為穀穿鑿為甚豈足證也觀夫婦離絶之詩谷風之下則繼之以陰以雨朋友道絶

之詩谷風之下則繼之維風及頹皆亂世憂懼之氣象則習習不得謂之和舒矣大雅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說者謂大風之行必從大空谷之中然則谷風者由大谷而起說文曰習者鳥數飛也則習習者飛舞不止之貌衛君寵宣姜則夷姜縊是以人化其上淫於新昏棄其舊室其國俗傷敗正如谷風之行物之摧敗者多矣此變風所為作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妃鬼

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德音令名也大谷之風飛舞不止繼以陰雨以喻民俗承衛君淫亂之化離絶傷敗人情物態可想而知此章乃被棄之婦追怨其夫謂當此亂世所宜黽勉同心以守其舊豈宜乖怒遂致離絶辟之采葑采菲者無以根之惡而棄其葉以喻不當以我今之衰而棄前日之愛汝能保其令名而不違離我則與爾偕老矣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祈畿也荼之味苦薺之味甘此章亦婦人追怨其夫謂我始被棄而去遲遲其行以中心有違離之苦故也道路亦不為遠爾但送我於門畿以見恩義之薄也恩義既薄厭故喜新荼本苦菜爾則食之謂甘如薺以喻新昏宜可醜者爾則宴安如兄弟之相好也
徒禮齊

涇以渭濁湜湜殖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古口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涇水濁渭水清湜湜清潔貌小渚曰沚此章婦人自謂我如渭之清新昏如涇之濁今爾惑亂反以渭為濁故為爾所棄何不於在渚而觀之則知湜湜然清者渭也屑猶切也爾既宴安於新昏不以我為心切固無如之何但毋往我所治之梁毋發我所用之笱蓋猶惜其家且恐其毀敗也既而嘆之曰我身自不

遑省閲何能恤我之後乎曰我後云者蓋婦人被棄必有已生之子故眷眷不能忘說文曰屑動作切切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此章婦人自言在夫家時盡其心力靡所不為深則方舟而渡淺則泳游而行謂不擇淺深事求必濟也家之有無不敢自怠常黽强經營以贍給之鄰里急

雖不敢坐視常匍匐而往以救助之婦人之言及此可謂賢矣

不我能慉許六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古用不售市救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芳服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慉養也鞠窮也此章婦人度其夫終不能悔故反覆怨之謂我始望爾終身今既不能養我反視如仇讎我雖有婦德已阻絶不得施辟之賈有良貨而不得售昔者未生育男女之初我懼生育之道窮致爾似

續之顛覆今既生既育而有似續矣乃使我及於荼毒皆追怨之言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戶對）既詒我肄（以世）不念昔者伊余來塈（許器）

肄習也塈息也此章婦人自嘆以天時之冬春喻人之貧富謂我之聚蓄美菜僅能禦冬月之乏至春有新物則見遺矣我昔日助爾治家正如旨蓄今爾既宴安於新昏第以我禦昔日之窮爾何為外則洸然

武内則潰然亂所以遺我者習以為常殊不念我昔日之勤使我來止息於爾家也婦人雖怨之深終不忍絶豈以有子故與是詩六章一章三章四章皆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狄人奪黎氏地黎衛之附庸也來寄於衛其臣勉以歸國以詩作於衛地故編之衛風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

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式發聲也中露謂暴露也泥中謂泥塗也黎之臣子自嘆其微謂黎既廹於狄又寓於衛臣子可謂微乎微矣臣子之微亦何足言以君之故不可在此暴露也以君之躬不可在此泥塗也為衛不能振起其微不若謀歸故國之為愈也是詩二章皆上賦而下比也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廹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

方伯連率類所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黎旣為衛之附庸遂以方伯連率之事望於衛故衛雖非伯而黎之臣子以衛為伯而責之以方伯之職也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路氏數之以奪黎氏地之罪則是詩作於宣公之後穆公之前可知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前高後下曰旄丘誕大也叔伯尊稱也與相與也以

用也黎之臣子見旄丘之葛長茂而節日以大自嘆寄寓之久遂呼衛之大夫為叔伯而告之曰何為使我多日於此而不見恤也何為處此必有與我矣何為久此必有以用我矣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狐裘大夫之服車亦大夫所乘黎之臣子呼衛之大夫而告之曰衛之服裘者非不蒙戎而盛乘車者非不可東行至黎特不與我同憂爾衛在黎之西故曰

不東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由救

瑣細也尾末也褎盛服貌黎之臣子自傷流離瑣尾之人不為衛所卹而衛之大夫如褎然盛服用充耳而無所聞也詩人專指大夫不欲斥衛君也一說關西謂梟為流離大則食其母意謂衛人視狄為瑣尾不知其將為患故不聽吾言其後果有狄人之難亦通是詩四章上一章興也餘皆賦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伶官之名起於黄帝之臣伶倫取崑崙之竹吹黄鍾之宫至周景王問無射於伶州鳩後世遂以名之衛國之賢有不得志而仕於伶官者詩人惜之其曰皆可以承王事則非止一人當是其徒相招為此故雖其才可為王官有所不顧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_{疑矩}

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祖左手執籥餘若右手秉翟亭歷赫如渥赭於角赭者公言錫爵

簡之為訓或以為大或以為擇或以為不恭夫既自齒於伶官之列不可謂大出於賢者之自為非上之命不可謂擇獨先儒謂伶官雜於倡優侏儒之間是為不恭也其得謂之賢者蓋雖其迹如此其中固有所見若此意味深長今取之簡兮簡兮重嘆其為此不恭方將萬舞於日之正中處於衆優之上列其容

俁俁然碩大舞於公庭而可仰於是咸稱其才藝容止曰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則見之射御之間如組織言才藝可取也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則見之舞蹈之間容止可觀也曰赫如渥赭公言錫爵此言其貌之盛如此公乃使之受爵于庭非所以待賢者也武舞用干戚文舞用羽籥毛氏以干羽為萬舞孔氏謂萬者舞之總名則兼文武而言詩止言執籥秉翟皆文舞之器意者詩人之言特舉其一可以互見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榛栗屬生於山果之嘉者苓大苦生於下隰草之嘉者喻衛之賢者才美如此宜仕於王國今乃仕於伶官失其所矣西方西周也周既東遷謂詩人思西周之時人物正如此故嘆美衛之賢者眞可謂西周之人物也前曰碩人言其貌後曰美人言其才是詩三章上二章賦也卒章比而賦之一說簡賢以是辭旣

舞而錫爵是以俳優蓄之也西方賢者所居也山必榛隰必苓物各有其地孰謂斯人也而處斯地也哉雖然不用宜去矣而相從於鄙事何也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召之舞則舞其諸往役之義與竊謂相招仕於伶官此賢者所自為詩人猶以為不恭若由君之召則賢者當知去就矣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泉水乃衛女嫁於他國思歸之詩何以編之衛風竊意衛女思歸作此詩以寄宗國衛女作之采詩者得之衛地故繫之衛也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没則使大夫寧於兄弟禮也衛女能以禮自克故思歸而不得作此詩以見其志耳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轉力彼諸姬聊與之謀

泉水始出雖毖然而流尚能至于淇淇衛地也可以

人而不如彼泉水乎此我所以懷歸衛國無日不在念也孌然諸姬非衛國之姬乃衛女所嫁之國娣媵之屬故聊與之謀歸衛之事也

出宿于泲子禮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夫人舉動必有出宿飲餞之禮曰泲曰禰亦非衛國地名當是衛女所嫁之國有此地也衛女始謀意必有以父母終當遣大夫寧兄弟之禮告之者而衛女

之意未能自已欲出宿飲餞而行謂女子旣嫁雖當遠父母兄弟我今謀歸止欲問父之姊妹與已之伯姊爾舍兄弟而言姑姊遠嫌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胡瞎還旋車言邁遄市專臻于衛不瑕有害

曰干曰言亦衛女所嫁之國地名也衛女之意旣未能自已尚欲出宿飲餞而行且欲脂舝其所乘還歸之車使疾至於衛國自謂雖不為瑕疵而未免有害

于禮謂禮當遣大夫也
我思肥泉兹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前三章皆思歸之言卒章乃自克之言故以肥泉自釋謂肥泉同出而異歸在物理固有如此者我雖出于衛今既拘於禮不得復歸亦如此肥泉第爲之永嘆而已然思衛國須與漕之邑乃昔之所生長使我悠悠然長思不能忘當命駕而出遊以輸寫我心之

憂耳所謂止乎禮義者如此是詩四章一章與也二章三章賦也四章比而賦之一說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謂己不如泉猶得同歸亦通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衞之忠臣不得其志耳

忠臣盡瘁事國而上下不知其艱可謂不得志矣然謂天實為之歸之命而無所怨此其所以為忠臣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北門背明向陰處闇之象也殷殷憂盛貌有臣如此而上下不知可謂不明矣是以憂心殷殷而盛謂終必窶乏而致貧重嘆上下莫知其艱也下二章所陳皆上下不知之說也然命實使然何足道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下同）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如革）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唯季）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祖回）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上所命之事也政事職所治之事也上所命之事有適至而不可料者有敦迫而不容緩者職所當治之事則厚以益我不一而足厚以遺我不容辭避似有役使不均從事獨賢之意可謂上不見知矣而我自外而入私門同室之人交徧誚責我交徧摧沮我是下亦不見知矣非命之不淑何以致此然忠臣仕於亂世貧窶艱難既知有命何足形於言室人朝夕相處誚責摧沮交徧不已故不免作此以自解是

詩三章皆賦也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上下相親謂之仁衛之君臣並為威虐無卹民之意故百姓不親相率而去可謂不仁矣故謂之刺虐也

北風其涼雨(于付)雪其雱(普康)惠而好(呼報)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徐下同)既亟(紀力下同)只且(子餘下同)北風其喈(皆)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

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寒涼之風雨雪之候也勢必至於雱然而盛此威虐可畏之喻也至北風喈然有聲則雨雪已霏然而下矣此威虐及人之喻也始威虐方盛謀與惠順而相好者攜手同行而去今威虐及人則行計遂決當求有德者歸之耳然北風止以喻其在上者莫赤者匪狐莫黑者匪烏以喻仕於朝者各從其類胥傚為虐莫有卹我者當即相攜持同車而載適彼樂土

矣或以同行同車分貴賤謂始則賤者終則貴者俱去非也同行則猶有未言去者同車則去者益衆矣三章皆言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蓋百姓自相勉勵恐及於禍謂今日之行當緩乎當急乎只且亦語辭之急者再三言之人情可見矣是詩三章上皆比下皆賦也

静女刺時也衞君無道夫人無德

周南被文王大姒之化則雖游女有不可求衞國君

與夫人並為淫亂則雖靜女亦不自保正家而天下定於此顯然效驗不可誣矣靜女既為刺時之詩序明言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蓋謂衛之淫風實由君與夫人之化女之靜者猶如此也三章所詠皆男女相慕悅之事世之儒者以彤管為女史彊名為思古之詩其說出於毛氏或又援左氏取彤管之言欲闕之以待知者此亦考之不精爾實無可疑者且毛氏聞古者后夫人有女史彤管之法遂以此詩彤管為女

史鄭氏因謂彤管筆赤管也殊不知古以刀爲筆未有用毫毛者安得有管故書謂之畫蓋以刀筆刻畫於簡至秦蒙氏始以毫毛製筆故漢以來始有竹簡寫之之說左氏所稱取彤管焉亦止取其美物相贈之意非有取於女史也竊意古之女史謂之彤猶他史謂之青蓋皆用竹簡青取殺青之義則女史加以彤色容有是理况女史惟后夫人則有之何必以人間相贈之彤管遂爲女史邪

靜女其姝(赤朱)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此章男女相慕悅期而未遂之辭也靜閑靜也姝美色也城隅幽深之地也踟躕不果之狀謂貞靜之女有此美色俟我於幽深之地我心愛之而未得見所以搔首潰亂不果於行止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同)管彤管有煒說(悅)懌(亦)女美自牧歸荑(徒兮)洵(詢)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此二章皆男女相慕悅贈答以物之辭也孌美態也

彤管女子所玩之物也牧田牧之所也荑茅之始生也謂女之有美態者既以彤管贈男子其色煒然而光盛男子悅懌此管之色謂亦如女之美此女贈男之物也故男子亦自田牧之所取始生之荑以贈女且謂此荑信美且異矣猶未可以女之為美姑以此為美人之贈耳此男贈女之物也說者謂男女相贈荅與鄭風贈以勺藥陳風貽我握椒之意同此固足以發明詩人之本意然世之儒者例信毛鄭之說惟

歐陽氏斷然不惑故竊取之且證以刀筆祛千載之疑而彤史之義亦存而不廢獨不可以此詩之彤管為女史爾是詩三章皆賦也一說讀靜女之詩知彤管之意則以禮自防在是矣夫寇不自至負乘招之也淫不自興冶容誨之也竊謂此說專罪女子似非詩人之本意況由於衛君與夫人無道無德之所化則男女俱不知禮矣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

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衛宣公初以禮為伋納婦既而作臺于河上自以詭計要取之斁敗人倫誠可惡也是詩皆著其可惡之迹與國人惡之之狀辭簡而義明也

新臺有泚（此禮）河水瀰瀰（莫爾）燕婉之求籧（渠下同）篨（除下同）不鮮（斯踐）新臺有洒（七罪）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泚鮮也洒高峻也瀰瀰盈也浼浼平也燕婉求之不以正也凡人之為不善猶有羞惡之心往往多祕其

迹懼為人所指目雖其過未有隱而不形然視宣公於河上鮮明高峻之臺肆為燕婉之行固有間矣國人聞其所為猶未以為信然也故過其處者爭往視之至不能俯如有籧篨之疾者前後相屬莫知其數不鮮言不少也不殄言不絶也及見其果於為惡無復愧恥始惡之矣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此章取物為比謂網罟之設本以求魚髙飛之鴻今

乃離之所得非所求事理乖舛喻宣姜本以嫁伋宣公乃以計要取之以魚鳥比君之父子亦惡之之深也國人始猶視之惡之既深則過其處者至不忍仰視若眞得戚施之疾者蓋不忍仰視又甚於往視而不能俯者矣詩人之言每每如此國人惡其君若不可以訓聖人存之以明有可惡之實者當年不能隱其惡萬世不能泯其迹鑒戒之意深矣是詩三章其二章賦也卒章比而賦之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衛宣公既娶伋之妻生壽及朔其後朔與母齊姜愬伋於公遂令伋之齊使盜待諸莘壽知之以告伋使逃去伋曰君命也不可壽竊其節先往盜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何罪盜又殺之伋不廢君之命壽至代兄之死不可謂不賢然壽知愛其兄而不聞諫其父豈嘗諫之不聽或知其不可諫故與二子爭相為

死或以伋與晉申生皆不敢明母之過恐傷父之志申生為恭世子則伋不得為非或以二子為暴虎馮河死而無悔或以為舜事瞽瞍烝烝乂不格姦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謂伋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壽無救兄重父之過皆聖人所不取但國人憐而哀之耳竊謂舜聖人之事非人人所能為固不可以望二子獨當論其幸不幸昔晉王祥繼母朱氏生弟覽朱

屢以非禮使祥覽輙與祥俱朱密使鴆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有毒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輙先嘗朱懼覽至斃遂止使兄弟幸而如祥覽誠為兩善不幸如伋壽豈可輕訾哉況死者人之所難古人視死若輕必有以也夷齊之死以愧後之為臣懷二心者屈原之死以愧後之為君好讒佞者伋壽之死其諸愧後之為父母有愛憎者與世之為繼母無均一之德者視此當愧而知改矣此國人傷而思

之聖人所以取之也

二子乘舟汎汎芳劒下同其景影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夫舟所以濟難今二子皆不免於死辟之二人同載一舟汎汎然於中流無所維制國人傷其影之逝知其不能有濟也曰中心養養蓋謂思之使我中心養養不能定也曰不瑕有害蓋謂思之雖不可瑕疵而未免有害於生也二子之死雖未合道亦可恕矣是

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三